

晉史懷

漢書門
九二九一
二九一
三函號類
九架
五册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二九一
二九一
三函號類
九架
五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91
冊數	5 (5)
函號	297 181

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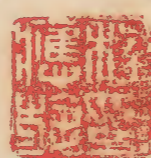
其



許玉史先生評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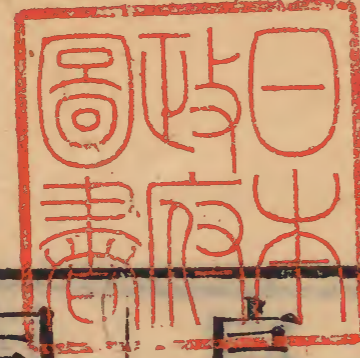
鍾伯敬先生

晉史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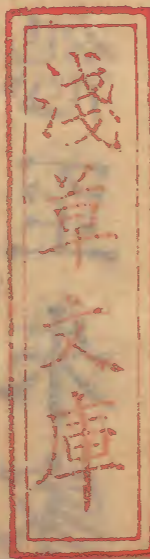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許玉史先生評點晉史懷序
賈勳曲寫悲



許玉史先生評點晉史懷

序賈勳曲寫悲



司馬氏作史記志繼春秋

仲堅譏其是非謬於聖人

卷一

然進奸雄。羞貧賤。皆繇悲。
憤窮愁。自有微旨。故傳屈
原賈誼。曲寫悲怨。至朱家
郭解。尤表揚之。班氏父子

固不知也。余觀上世。卽兩
賢晤對。亦不及知。若指逸
少清言。爲廢事是也。有一
時。不知迨人。亡世遠。追憶。

其言然後知之。如鼂錯計
藩國。江統論徙戎。又其常
矣。夫揚美摘瑕。言不中窾。
有志者至死不服也。或曰

騫。往事卽在字句間。洞燭
至隱。世隔幽冥。亦稱知己。
余向見伯敬鍾先生歷代
史懷。心醉焉。叅閱考訂。止

自三國。疑其未盡。帳秘。乃
玉史許先生爲伯敬門下
士。出其晉史懷。並自爲評
辭。寄余。窮深測微。無異玄。

註。莊。子。繇。解。老。也。余。友。江
道。行。曠。遠。若。晉。人。廣。博。史
傳。落。落。不。遇。窮。居。著。書。一
見。快。讀。若。飲。醇。無。倦。遂。梓

以續其後。嗟嗟。劉子玄謂
史有三長。在才學識。彼抽
金匱石室。善序事理。博貫
載籍。文贍事詳。俱稱良史。

固也。乃其識尤難之。故識
淺。雖父子不能知一人識。
到卽師友。可以論百世。尼
父述春秋。左氏因經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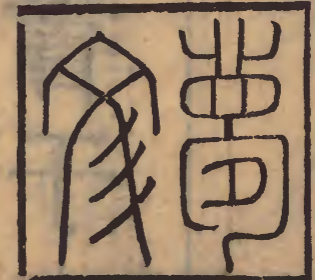
陸月五
後遂孤行。杜氏名爲素王。
素臣。今日兩先生殆類是。
歟。惜晉以後不得再見。微。
言。余與道行日耿耿焉。其。

有遺恨也夫。

崇禎甲戌通家友弟陸鳴
燿夢文甫書于聖湖
之靜齋

之精

至夢



崇蘇甲女最家文弟劉獻

育嚴那也夫月歐飲

史懷目錄

卷一

晉書一

宣帝

景帝

惠帝

明帝

后妃

何曾

羊祜杜凱

衛瓘張華

衛瓘 瓘孫玠

宣五王

平原王幹

王沉荀顗荀勗

荀勗

賈充

魏舒李喜劉實高光

魏舒劉實

晉王渾王濬唐彬

渾子濬

山濤王戎樂廣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

和嶠任愷

傅玄

咸

向雄段灼閻續

史懷目錄卷一終

史懷卷之一

閩中玉史許 豸評

叔光吳之瑛

景陵伯敬鍾 惺述

兩族陸雲龍較

虎林夢文陸鳴燧閱

道行江之淮

晉書一

宣帝

以阿瞞為
有情自是
特眼

魏武狠。其人却有情。司馬宣王狠。其人特無情。非無
情也。自不欲有其情也。魏武有熱處。此老一味冷。其
一種陰鷲之性。似純用以取天下。而文章山水閨房

又此一恐
字搜出狼
字之根

之趣略不以分其心以為熱則生情有情則為取天
此語甚深
下之累故忍而逆斷之所以為狠
詩歸以此語評宣
王讌飲詩而詳約
各有
其妙

說出深人
心事操方
感時而懿
已有彼可
取而代之
之意負乘
致寇尤而
效之可畏

曹氏取天下於漢而司馬氏取天下於曹懿之不肯
屈節曹氏魏武見辟辭以風痺自然之勢也然司馬
氏必不能越曹氏而徑取天下於漢其勢又必因乎
魏是以卒事魏魏武一生經營半以為晉而懿父子
經營全以自為取漢天下於曹者懿也懿與操竝世
為君臣而操不知懿與操竝世為君臣而操不知何
又起一波文情絕妙

操知已能
用懿而不
必不能與
高歡策族
真同意

以為操也操知懿有英雄志嘗見其狼顧相謂太子
丕曰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由此言之操未嘗不
知懿也知之而無可奈何天人之間妙矣哉

竊勒詆孟
德伸達孤
媚以取天
下覺奸之

討公孫淵過溫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
感為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送遐方
將埽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功成歸老
待罪舞陽此時已公然作豐沛舉動無一字人臣語
矣而又云歸老待罪四字奸甚老瞞口中說不出即
操自道亦不過曰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歸就武

一字便是
此老一生
案斷

平侯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讓還三縣。一篇長文。抵不得此四字。然魏武之服人。在此。可見奸服人。不是。一味亂做。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沐曰。

語却公道

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尊報寃對夫人間一種幽顯之理。妙在從晉家兒孫口中託出。方能使亂賊悚然。亂賊不過為子孫謀。而不知反為後代孝子慈孫之累。燕詒豈不在孫謀哉。

景帝

將眼

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所以初不與之謀。正在此。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此天所以鍊惡人而助殺運也。曹爽鼠雀小試其牛刀之用耳。三千人散在人間。一朝而集。調度紀律。固有過人者。作賊固自有別才也。

帝目有瘤疾。文鴛來攻。驚而日出。痛甚。齧被敗而左。

作賊固自苦

右莫知忍而譎不必言但覺傷胸捫足者造次中酬對光明。

惠帝

何疑之有為父如此所以卒為人所欺
妃遣代對妃從之南風強敏如此便是後世武聖之對手那得不光異日之禍

帝之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宜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乃安同一官寮之擁戴其主而為之謀也為楊修之預擬答教雖敏如子建

而有時乎窮如張泓之不引古義雖愚如晉惠而可以不敢立想愈妙而應機愈省省所以妙也

明帝

目是至理從前無人拈示

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操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請遂止從來誣聰明有才人多用此等題目使其終身不能自振朦朧闇昧中名士没入而不知其故者何限太真

尤妙在以禮觀之四字大有地步是非一人之私說矣

逆折之。自是省力。然妙在占先。敦自以先手輸。太真亦天奪其鑑也。

帝微行湖陰。察敦營壘。雖以黠捷得免。一候騎事耳。

豈是天子舉動。當時君臣名義蕩然。帝亦自忘其為

天子矣。敦且呼帝為鮮卑奴。帝那得不為候騎事。

后妃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别有傳。泰始九年。帝多聞良家子

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

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

但為隋煬帝陳後主

伯敬先生嘗稱煬帝後主除却不可作帝王若浪子便是本色不謂開基之主作此行徑

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為貴嬪。帝每有

顧問。不飾言詞。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寢。平

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

竝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

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

芳輒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

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

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

色。芳生武安公主。貴嬪可謂健婦。妙在嬌癡之中。微

數語有生
氣能令胡
貴嬪從紙
面躍出

史懷

卷一

帶膽骨然其嫉媚却在此蓋其意思落落然在寵辱之外其天趣自然溢出不然彼竹葉戶中豈乏才色之人要其意思索然自難以羈雄主耳士之遇於世者又豈皆軟媚無骨之人也唐太宗有言我見魏徵會說更覺嫉媚卽此意天然做証

何曾

曾得聲相
嫌等入却
不諱父名
義之而子
曰獻之何
以後代耶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

觀西
漢諸帝諱
皆以之字
成文不知
何義惟唐
世則諱過
嚴矣此昌
黎所以著
辨也

曼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也及綏厥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案曾始末一鄉愿老奸耳然看晉之前後甚明往往於所不經意處得之則其胸中原非憤憤者胸中原不憤憤而始末如此說到此彼總心服所以爲鄉愿爲老奸也或曰居亂世以晦自全耳國亦何利於有此臣哉固知安樂老胸中殊自了了乃對耶律德光曰無德無才癡頑老子王金陵李溫陵皆爲所愚只爲其以晦自全耳

羊祜杜凱

祜晉室元勳自無爲曹爽庸人所有之理其不受爽

說得羊公
大聰明乃

史懷

卷一

四百廿一

六

知盛德人
不是一味
渾渾

史懷 卷一
辟宜也。委質事人，復何容易。一生脚根定於八字，爽
敗而祐曰：此非愚慮所及。深厚自是，大福德人。語祐
居榮寵之中，獨自謙晦。處鍾會荀勗之間，得免於難。
未必不繇此。而晉武帝偏知之，陰屬以平吳之事。知
人哉，雄主也。祐表讓三司，就中不無深心妙用。然語
語無飾，出於至誠。有德之言，足以動人。其一念推賢
為國之心，能使淺狹人愧服。吾所謂惟大臣乃能為
大將意，蓋如此。而減戍墾田，其取吳着數，冷眼看定。
快手隨之。至為步闡一役，身定貶黜，以明主法。不少

說得他何
等次第何
等身分

假借與諸葛武侯街亭之罰何異，而慨然吞吳之志。
看得深偏不讓人智愈深而勇愈沉。君臣間紀綱心計如此。
欲不亾吳得乎。此後一段謀為，純以懷柔為主。其布
德示信，不至舉吳之人心，盡入於我不已。步闡一事，
又何足煩其指麾。然祐以德往，而陸抗以德應，似窺
祐之微者。兩人雖善交，亦勁對也。布筭已定，而委之
杜預。張華曰：取吳不必臣自行，自處何其高且遠也。
晉武惟平吳一事，差有開國帝王謀斷，而羊祐杜預
從容將相之間，一洗鄧鍾入蜀戾氣。觀祐伐吳一疏。

後來王濬
王渾猶爭
功不已羊
公其先見
耶

始終以戢兵和衆為王無復功臣伎倆其原委故自不同也

祐嘗以畋漁廢政即安石賭墅意也善藏其用在此

徐胤雖不識其意然執戟一諫自不可少祐欲出而

借胤言以自止其為有體

深人機用淺人慧直不數語寫盡

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

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繇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

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

深情語

益德人何
信才詞

猿癡想

此中有一
羊公全身

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杜元凱有言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乃刻石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

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其無聊異想悽然

可憐預一生立功立言主意盡於此矣羊公峴山一

歎哀樂異人其名根之重即沉碑襄水之意而以達

識高韻出之深渾不露然元凱名心又動於墮淚一

碑末二語所謂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文情冷妙

祐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人遣中書

茂先強人意

令張華問其籌策。非謂其病也。即劉曄秘伐蜀之意。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當其時。無論帝能用祜。即遣張華。已自得人矣。

自審在此

預嘗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竟用平吳。左氏注。二事實之。古人自審不苟如此。立德一語。預其陰以推羊公乎。元凱自處正在德不可及。一語今時人一無所立。只為視天下無不

耳可及

石鑿何物。以宿憾奏免預職。及隴右之役。鑿欲使預出擊。幸預之敗。以快其私。而不顧國事之安危。可謂

是何心行

一大其獄
只晉法不
行四字斷
盡誰謂文
人不可謀
國哉

不忠之極矣。預奏以不可。而鑿以軍與法中之。幾致殺預。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鑿軍還。論功不實。曲直較然。鑿不勝誅矣。晉法不行。使預糾之。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何愛於鑿而為此。雖於預盛德不無少傷。然皆朝廷用法不明所致也。

此處見得
元凱

晉武有滅吳之志。而預契之。可謂君臣同心。前有羊祜。後有張華。而師期遲速。當機之際。猶為群議所亂。苦心苦語。幸而得之。甚矣。謀斷之難言也。羊公所謂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意蓋如此。預立藉田。建安邊。論

此古所謂
儒將春秋
諸大夫多
有之後世
莫及也

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諸事在伐吳
之前立泮宮置屯營興水利漕漑諸事在平吳之後
古之伐國用兵者皆先用此一段經濟實用蓋忠臣
謀國總計國家標本之全不但一戰勝也此非為將
者所知然為將者不可不知

衛瓘張華 衛瓘 瓘孫玠

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
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
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

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
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繇是怨瓘瓘以
廢立一事結怨賈氏竟致誅夷然其苦心血誠晉九
廟亦鑒之杜元凱以為殺鄧艾之愆考其事實亦有
不盡然者案蜀平後艾承制專擅鍾會亦懷異志瓘
此瓘之失着失在不知會反輕與瓘共與會密奏艾反狀會遣瓘收艾欲令艾殺瓘因加艾
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稱詔收艾其餘一無
所問艾諸將欲圖劫艾瓘偽作表將明艾事諸將信
之而止俄而會至囚諸將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

艾福原在此 會不朕誅

詐

詐

入許又險
以法斬績
非私憾矣
而乃使績
甘心於艾
天道神明
其可欺耶

人情變動會留瓘謀議瓘如廁給胡烈語三軍言會
反在外三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
瓘慰勞三軍瓘得出會悔追之瓘辭眩疾詐什地會
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三軍共攻會殺
之艾將士復追破艾檻車出艾瓘自以與會俱陷艾
瓘此處大錯瓘初不知會反輕聽會而艾會以反誅應
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績襲艾殺之初艾入
立雪艾何乃欲專誅會功而卒殺艾而
江油以法欲斬績及瓘遣績曰此可以報江油之辱
矣詳其始末三人機弄鱗甲互相銜持纏綿糾一而
莫能先出嘗聞蛇食蟾蜍蟾蜍食蜈蚣蜈蚣食蛇二

屢詐不自
任真小人
也

看出名士
本領

毒同時共處一器之中先發者免非欲相食也自免
艾有平蜀功會一既成反艾而雪
之道在於相食瓘於會艾有不得不殺之勢其情形
之誰曰不可乎
不幸類此但艾罪不至死瓘與會密奏艾反狀一失
也會死後瓘欲專誅會之功二失也遣田績而快其
得報江油之辱三失也在他入不足責瓘為此正杜
元凱所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瓘之死其罪
豈在撫床數語哉先生固有以
斷斯獄矣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玠之養
也知王敦之非忠臣此玠之識也玠之得為名士以

嘗讀世說容止所載竊怪臨川何得以貌取人是使潘安仁必賢于張武哉矣讀此庶幾不昧此語

此若如本傳前後所稱玠一美少年作態者耳又云杜又膚清叔賓神清膚清二字是極俗人面目可憎者若如此又之去玠又豈止其間可容數人乎晉人品藻取致口角而不確如此可作晉史斷唐太宗修晉史而尚其清言所以為後人所譏

宣五王 平原王幹

幹外近不惠觀其體用似有道術者調補必以才能爵祿若不在已此豈憤憤人所能至處齊王問恭倨哀樂皆有節次有關係文景之有幹猶宣王之有孚

孚當大將軍廢齊王

雖悲不自勝古今亂賊中偏有此等族屬可見人心不灰

雖作用昭晦不同皆未可於族類中求之孚年九十幹年八十皆以壽終持正之人何必不自全於亂世哉

王沉荀顛荀勗 荀勗

荀勗為覆邦小人無他罪狀止有擁立賈后保護惠帝而已然有此一節亦不必有他罪狀也考其平生如赴曹爽之死遺愛於安邑薦衛瓘山濤料鍾會之反議遣王公之國及省郡縣吏止令史掌文法諸事皆有名臣之風不知其氣誼文章議論經濟皆欲先

供盡小人

自立脚根而後為所欲為。從古小人脚根既定為惡。於安身立命之後。開國承家。其孰能堪之。要其心勞。計正不出鄙夫。患失一念。觀賈充出則曰賈公遭觀人於微放吾等失勢。去中書省。則口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其勢利炎涼之根。不覺和盤託出。平生才與惡罪。用於此矣。

斷盡小人

禪所謂親口出親供也

賈充

充與諸葛誕論及禪代事。誕厲聲曰。卿非買豫州子。手。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高貴鄉公之歿。陳

數語胆落
公間矣將

既而殺其
謀果何濟
哉

玄伯請於晉文王斬充以謝天下。曰。但見其上不見其下。司馬孚枕哭。高貴鄉公臨終遺令曰。有魏真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淪沒晦闇中。天生此正人。留此正論。為賊奴公案。不能有二。不可無一也。

充妻郭槐。以乳母形影之嫌。連殺充二兒。天假手。妬婦斬賊奴之後。自是快事。充死無後。槐輒以外孫韓謚奉充後。一輒字寫出。妬婦精神。

自是快語

魏舒李喜劉寔高光

魏舒 劉寔

自處何其

偽退妙

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
人語從來如此
 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
 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
 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
 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察
 素無清論者咸有媿色就孝廉之選可愧世之偽退
 者其郎官之退可愧世之冒進者然總出一念只是
 極真極不苟耳
陽元少名遲鈍而卒成宅相伯敬先生嘗曰此便是從來名士深衷妙用
 舒為鍾毓長史毓與察佐射舒常為書籌而已此非

先生舊評
 云此語殊
 展却救得
 一半

獨妙於自晦亦高於自處舒少不為人所重以遲鈍
 質朴而一生得業受用作用終始不出此四字史稱
 舒每欲容才長物舒之本志於此窺其一端後毓見
 舒善射歎曰吾之不足盡卿有如此射矣二語亦非
 淺人所能道自是古大臣極善觀人用人處士之真
 知己固有出於不知之中者如舒之於毓是也
 鍾鄧伐蜀劉寔料其必破蜀而皆不還晉文王放意
 遣二子伐蜀而不聽邵悌之沮寔意正與暗合人臣
 當國家徧安之時君父窘辱而身自豪侈如羊石諸

儉素人每
有深心遠
識
詔有機鋒
富貴人回
不可與深
語

人暴殄天物。僭越法制。非惟失事上之禮。亦昧保身之道。劉寔身居台輔。每從儉素。常詰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紗帳。綉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此正黜化崇耳。用意甚微。出語甚妙。崇於此驚悔。異謝不暇。乃答曰。是廁耳。甚矣崇之鈍。而闇也不死。何俟。

王渾王濬唐彬 渾子濬

王武子以其父渾。與王濬爭伐吳之功。故每排濬。時議譏焉。然齊王攸之國。濬諫而武子亦諫。至稽顙泣

請忤旨。左選古人於國家大計。不以私嫌。生異同如

此。此纔是從國家起見。然武

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

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

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

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

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

淮。逾於泗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

大悅。表呈預書。以一人而受兩人節度。庸人不能其

元凱妙於
處勢使渾
如此安有
異日紛紛

寫元凱身
分高甚

學字行本
類

况濬乎。觀杜元凱於此先幾處分妙有伸縮而形迹
不露。蓋爭競於事後所損已多。調停於事前所全甚
大。預至江陵。與諸將語料渾之情形既透。至西陵所
與濬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不獨謙避而已。只此二
句寫盡權而暗授方略自處地步甚高。濬蓋受預節度而不
知矣。學問人當機妙用夫豈渾之所及。觀濬得預書
大憤。則其不平於渾可知。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濬而
幾釀鍾鄧之禍。乃知君臣朋友之間處之不盡其道
者皆不學之過也。若唐李愬入蔡州破吳元濟。崇韓

以此責濬
濬當心折
矣功名之
際難於自
處如是
一時君臣
情形千古
如見

而迎裴度。度避愬曰。使蔡人知朝廷之尊。度卒受
其禮。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學問中體。國人區區形
迹體貌不足言也。處已處人之道盡此矣
統歸學問尤見主腦
濬兩上書自理。一辨其不受節制之故。一辨其取吳
寶物理皆甚明。詞皆甚順。而氣皆不平。雖不能有以
奪之。然終非人主所心善者。此賞之所以不酬其功
也。渾濬爭功。帝嘗遣劉頌校其爭。頌以渾為上功。濬
為中功。帝以頌失平。左遷其官。由此觀之。帝未嘗不
直濬濬自不善處耳。晉責之以不受節度。是陳湯矯

制之說猶為有體。至責之以取吳寶物。與漢之以貪罪湯何異。正使有之不足以掩其功。況濬本無此乎。更見得判

濬後一書尤工。蓋所以加之者其詞愈在。則所以自辨者其詞愈直。將將之難如此。氣皆不平終非人主所心善中濬病根所謂角中私第口不言伐吳之功真忠為濬畫者也

山濤王戎樂廣

說盡

妙若

山巨源仕宦富貴中人而大有權術。浮沉於嵇阮之中。奄有七賢之名。而又能善荀勗鍾會輩使不害已。居世則賢奸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受享無窮而作

入知巨源雅量而不

知其權術此權術之所以妙也

顏延年五若詠巨源

與濬沖同默其亦有見於此乎未必止以顯胸論也

用。不。露。間。有。一。二。持。正。匡。時。為。身。名。地。者。皆。相。機。候。隙。不。中。不。發。占。盡。便。空。蓋。第。一。微。巧。人。也。孫。綽。嘗。鄙。濤。之。為。人。言。其。仕。不。仕。隱。不。隱。可。謂。確。論。若。山。季。倫。人。知。其。任。誕。耳。不。知。其。全。具。一。片。濟。世。肝。腸。實。心。實。用。觀。時。不。可。為。而。後。晦。於。高。陽。之。遊。悲。憤。之。感。深。矣。居。漢。沔。不。肯。奏。伎。流。涕。數。語。真。心。畢。露。不。失。為。晉。室。忠。臣。也。高陽酒徒不知有如許熱腸也

李在道邊多子。知其為苦。必能識其甘處。而就之勢。一字不苦放過濬沖

利中心目最靈警之人。步步不肯空發者也。

此輩人何處生活

戎田園水碓遍天下持籌未已或日用以自晦耳此一語最為貧鄙人藏身之地士夫居亂世浮沉混迹猶不失為保身之智若藉口王翦之請田蕭何之致產專利聚歛此取怨招禍之道也何保身之為古人有言居亂世富而能貧得免於難戎獨不聞之乎至寄籍七賢以自掩其貪濁而欲分其名計已巧矣富貴已極而黃墟數語強作清態尤為可厭千古勢利中老奸大率如此

二字寫盡醜態

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僕軍司及越薨眾共

不可少此一怒責衍數語殊自慷慨

推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真可醜死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重海內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否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

史懷

晉書

寫出此語
精神

日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千古
勢利中僞人小才虛名足以牢籠一世勢窮情見被
石勒一老胡照膽看出和盤托出快甚快甚其悅衍
處悅得有趣怒衍處怒得有識所云行天下未嘗見
如此人又云破壞天下正是君罪勘衍短長始終與
山濤羊祜纖毫不爽亦異事也若樂廣清已中立人
莫見其際而愍懷太子之廢從官冒禁拜辭廣為之
解遣名上本領當於此求之既以持正亦能全身而
衍一則曰計不由已再則曰少不豫事可耻復可厭

卒死牆壁安在其苟免者之必能免也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

和嶠任愷

惠帝為太子不令廢立之際臣子所難言和嶠因侍

側言於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

善於辭令字字剋期

了陛下家事詞雖婉而理甚正居然寫出一駭人在

前非一意周旋語蜀孟光語任正天下未定智意為

先以淳古人當多僞之故而作天子又何必荒亂無

道而後及於敗也

任愷惡賈充之為人欲出之於外會秦雍寇擾愷謂

後采王沂
公去丁崖
州用意更
以然不害
其爲去小
人也相陷
魯公何所
不至倘亦
偶然同符

許諫官不
可三復
此語
爲得森然
近日竟宋

非威望大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帝問誰可任者
愷曰賈充其人也於是詔鎮長安可謂妙於夫君側
之惡矣然盧杞薦顏真卿使賊庭安知非出此故智
乎君子遠小人者小人即以之傾君子作法自弊不
可不知也

傅玄 咸

人臣居糾彈之地胸中不必先着正直忠厚兩念要
不當以喜心出之傅玄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
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是

人積誠以
感反是多
說道地

同時郭欽
亦進徒戎
之論可謂
所見略同

作直人偏
有此一副

何等念頭其一往其難其慎如不得已之心可盟幽
獨可通神明此直臣本領也士大夫一挂彈文官爵
不足論人品名節聽命於此有如始之以遊戲終之
以驕詡甚至爲要挾爲報復爲塞責爲沽名爲規利
爲媚權此真不可解也

玄上封事言鄧艾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
數萬散居人間後必爲患深憂微慮逆睹五胡之禍
人但知有江統而不知有玄也

傳咸有言酒色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

心腸一種道理

矯枉過直只是立名非真真偽兩字看透

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安有恹恹為忠益而常見疾乎此達生之言也認得真忠直自不肯為偽明哲從古特正人胸中須先具達識識若不定膽必不堅

向雄段灼間續

掩蔽先王之仁也子恒好名研先與上以

鍾會以反誅雄為收葬文帝將罪之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義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

兼法立教以言約義

望塵而拜安能義葬獨駿

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主以立於時辭令絕似左氏不獨氣彊語正全以圓妙動人然執理苟直語亦不患不能圓妙且臨變而語能圓妙亦其氣之不屈也段灼之理登艾間續之墓楊駿同一高誼續之墓駿要駿主簿潘岳等共事岳畏罪推續為主三子身名俱泰而岳竟凶終人亦何憚而不為義也

史懷日錄卷二
晉書二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鯤
郤詵袁甫
愍懷太子
潘岳
周處
趙王倫

史懷日錄
卷二
晉書二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鯤
郤詵袁甫
愍懷太子
潘岳
周處
趙王倫

周浚 嵩馥

劉琨祖逖

陶侃

溫嶠

郭璞

王湛

王舒王彬

殷浩

謝安

王羲之

朱序

殷仲堪

史懷目錄卷二終

史懷目錄 卷二

史懷卷之二

閩中玉史許

豸評

國珍裘昌言

景陵伯敬鍾

惺述

萬由錢心造仝較

虎林夢文陸鳴燧閣

道禹江之浙

晉書二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鯤

讀嗣宗叔夜諸人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悲士生亂世
全身若此之難也其一往憂畏恐不能自免之意即
於放誕中見之何者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

無論廣武武牢山之歎。見其英雄本色。所謂閉戶視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皆是用世人深心。冷眼。有此一種行徑。及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或使人謂狂。或使人謂慎。作用不同。皆繇全身一念出之。而烈士壯心。終不可已。故其率意獨行。不繇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蓋自傷其時之不可爲。而志之不能酬也。如醉臥隣婦之側。乞身步兵之厨。聊以自遣其窮途之一哭而已。叔夜有用世之才。而無其志。然其始亦豈茫然不

寫一良辰
落無聊之
可嗣宗直

知保身之哲。而必自試於禍哉。觀其問道於蘇門。著論於養生。省躬於幽憤。蓋亦欲終其性命之情。而恐不可得者。卒以才高識寡。難免於世。然則向子期劉伯倫。何爲皆以天年終也。豈其識皆出叔夜上乎。予謂才如金。識如火。銖兩之微。則洪爐一煅。已爲鈍鋼。鈞石之多。則車薪迭易。未免鑛雜。惟叔夜之才高。所以益見其識寡。故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而向劉之識。以之用向劉之才。有餘。然其委蛇屈曲。不知經幾許險途。費幾許苦心。而其結局收功。不過

說諸賢不
失分寸可
作史斷

曰有本曰
道使後
不得輕
作達

曰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其難如此而槩以達之一
字題之若致羨於竹林之樂而不得者真蚩蚩然於
太平之中而未嘗設以其身一息處乎其地者也
達之一字其出無意而其來有本嗣宗諸人自知甚
明故自處甚高觀其言曰禮豈為我輩設又曰仲容
已預之卿不得復爾裴楷所謂阮方外之士故不崇
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意正相發繇此言
之達豈易言哉稽叔夜有言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
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

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
通物情此稽阮作人之本非聞道者不能與於此也
達豈易言哉

若心
嗣宗勸
得無不可
乎草玄何
必美新也

晉文帝目阮嗣宗為至慎常加保護此可謂極相知
者也王敦謂阮思曠為虛譽無實出之於外劉伯倫
為建威將軍時輩皆以高第伶獨以無用罷可謂極
不相知者也然其為保身則一慎之一字特達曠觀
英雄眼孔不必言曰無實曰無用明哲之士生於末
亂乃其所求此名於世而不可必得者也

儒者以治
王爲意亦
是此意

阮稱爲至慎而嵇自謂顯明臧否阮稱爲識密鑿洞
而嵇自謂好善闇人此成敗吉凶之所以異也然則
有同乎曰有烏乎同曰無欲曰不僞可見名士
不可僞作
士苟欲自遂其高則其於衣食之計當先使之稍足
於已乃可無求於世今人動作名士面孔向人見人
營治生計卽目之爲俗及至窘迫或有干請乞巧得
與不得俱喪其守其可耻又豈止於俗而已乎阮裕
屢辭徵命而宰二郡人問其故曰吾少無宦情兼拙
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

王掾以癡
得妙往往
如此

勿與作達
至於追酒
狗實折齒
鄰校誣亦
甚矣乃溪
心正論刺
刺不能置
名士真不

以騁能私計王述始仕稍營資產或諫其以此損名
曰足當自止以是知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妙在人
之不肯言者而自言之故爲過人大抵士未有不近
情而能全節者但不可爲貪鄙人藉口耳

謝鯤縱誕有過於羣阮輩所爲者至王敦爲逆將殺
劉隗鯤極力周旋敦至石頭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
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敦至
都復問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大存
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戴人望舉而用之

作賊人亦問人情

可測

則羣情帖然矣。敦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功。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其步步彌縫，節節匡救，苦心妙手，親弄海鷗於掌，而日撩猛虎之鬚。雖其言雖不盡用，而所持者正，所全者多，蓋遺臭萬年，乃英雄窮路盡頭，無可奈何之想。宵人順導之，而正士逆折之，是以自甘從逆。鯤意在先引敦於善，而其逆自消，使社稷陰受其福。其正論不減陳玄伯妙用，不下溫太

不心照人

真才誠相合。膽識交濟。晉之忠臣亦能臣也。豈七賢養名全身者可及。卽勸進一文阮公亦自有慙色。而槩以達掩之，可嘆也。黃魯直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乃其不俗人也。今作達者，輒自謂不俗，如此而後爲不俗，則達故未易言也。士無正骨強作清態是乃大俗耳

卻說袁甫

士大夫處榮利之際，胸中靜躁，關人品之高下者小。關國運之存亡者大。從古國亡於黨禍，人人知之。卻說對策云：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

動動之時
義大矣書
曰德惟一
動罔不吉
古聖賢之
慎于動如
此
動靜而

則滅否失實此亾國之象也。以躁進始以亾國終。可
畏哉。鄙夫以患失而無所不至。只躁進一念耳。然處
必爭之地。而教之以靜。此颶火止沸之道也。限以勢
之所不得。不止則不期靜。而自靜。縱以勢之所不得
不趨。則不期動。而自動。詵之言曰。達在修道。窮在失
義。故靜以待之。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看
動靜二字原委。甚透。上之政治。下之風俗。皆分於此。
止躁之法。正不出人情得失之外。而得之。有世道之
責者。不可不知也。

通人之論

尚理眇說
繁露中時
有此勝非
劉更生諸
人可擬

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然則人事無關於災異乎。曰
非也。事應之於災異。不可強附。而自有妙合。其理有
所不可易。而其說有所不可執。袁甫為淮南大農。人
問壽陽巴西何以恒旱。壽陽巴東何以恒水。甫曰。壽
陽巴東皆是吳人。夫亾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
旦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
其域恒澇。壽陽巴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
志溢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至旱。從
來未有以憂喜分屬水旱者。而一經說破。即成至理。

史傳
如此讀書真是八面受敵無所不可
喜怒哀樂中和位育實境可從此悟出然執憂喜以
求水旱得乎此春秋所以不書事應也然其說自洪
範來

愍懷太子

晉世祖以愍懷太子英妙不廢惠帝然惠帝立而愍
懷廢蓋有天意焉愍懷狂悖亦非人事世祖有言如
此晉祚安得長其端見於此矣然恐亦不至如本傳
所稱之甚或賈后與其黨文致其說而史遂承之以
著書也自漢昌邑以後每一廢立必有一篇文字如

光燦破
天下

彈章訪單然相沿久矣後太子與其妃告離遺書言
賈后羅織煅煉始末甚悉史備錄之蓋借此一書為
太子分訴也讀史人不可
無此眼孔也

潘岳

賈后構廢愍懷太子命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極
其狂逆逼太子使醉而使自書之文人作惡如此可
耻亦可恨族誅之報在此矣嗜進之患在文士尤甚
戒之戒之岳違母教貪躁不休仕進一不如志作閒
居賦以寄其熱中之意反引母為名板輿一語至今

卷七 卿重
為口累白

吾同歸矣
其及矣

遂為佳話。仕進則云為母而出。閒居則云為母而隱。利與名身有之。而用母以市。千古仕宦人通套。實自岳開之。若潘尼作安身論。真有以自處者。蓋親見才士生亂世。以躁進致敗。始末甚悉。故言之深切如此。語語是安仁對病之藥。

周處

處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

言大英雄

直得妙

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

世哉

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必間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若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不患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曰。自知為人所惡。曰。始知人患已之

志士

拈得好公

甚見智勇人回頭靈捷處具為惡之才人雖苦之而不敢言其始若不察之以情知人之惡已其究若不試之以事信人之患已而必待人之我告焉終無為善之時矣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是絕妙榜樣孝侯正是現羅刹身作佛事者大權示現過量人也自古邊疆多故大將在外人欲害其成功者其道有二一曰牽制二曰孤立齊萬年反使處謀夏侯駿西征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受制於人此成禽耳是牽制之害也既而梁王

賊能朴激如此

段大議
如蘇長公

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而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此孤立之害也以將予敵其事小以土予敵其事大然子以為疆土可復而名將不可復生念之念之以孝侯之忠勇而不使其獨當一面致殞身於賊名將不可復生凄凉千古

趙王倫

國家大事如討賊誅亂必有正人君子足為舉事者

論事情理
俱過

所恃。正人君子不足恃。使舉事之人。不得已而聽於
匪人。苟且依違。以求一濟。其究未有不同歸於盡者
也。賈后謀廢太子。罪在社稷。司馬雅許超郎士倚。以
東宮官屬謀討之。不獨私情。自是春秋之義。使張華
裴頠。能為內主。名正言順。而事亦不患不成。廢賈后
以復太子。補天浴日。社稷之功也。二子硜硜守文。不
可與濟變。使雅等孤窮無聊。以趙王倫貪冒。可假以
成事。因孫秀市井小人。交關其間。而為之。無正人君
子為之主張。無論倫曾黨於賈后。慮太子復辟。禍且

可為三歎

及已。如此大事。假手於貪冒之人。雖所利在廢賈后。
以為功。然不利於復太子。以明其罪。此亦事理之易
見者也。卒之孫秀為倫謀。且緩其事。待賈后害太子。
然後廢后。以為太子報讎。一段義舉。供小人貪冒之
用。而同歸於盡。此鳥喙攻病。病去而身死者也。可不
戒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何等事。而使小人
得志。卒之二子。俱不免。甚至金谷草荒。玉樓珠
墮。哀哉。

周浚 嵩馥

人知周伯仁申救王導。導卒殺伯仁。不知王敦勢盛。

以此責茂
弘當無解
於良友之
恨

千古權臣
之

帝漸疎忌導。嵩上書言導之忠。故導等獲全。繇是觀之。周家兄弟。何負於導。導非惟負。頤亦負。嵩矣。若謂導不知。頤救已。故聽敦殺。頤。頤人望也。必知其救已。而後報之。此豈大臣之心哉。總之。頤兄弟忠於國。篤於友。然剛而近闇。不能知人。仲智明於自料。并明於料其兄伯衰鳳德。俾用火攻。反不如阿奴之碌碌惜哉。

周馥哀王室之卑。上書遷都。其意甚忠。而東海王越。以馥不先白已。誣之以反。公然使裴頠舉兵襲馥。豈有人臣上書天子言事。而又先白於傍一人者乎。自

曹操作俑。人臣忠而不利於已者。反以天子之命討之。目之為反。征伐之柄。為亂賊驅除。異已之資。馥亦公然與頠對壘。天子不知。而臣下私自為勝敗。紀綱至此。如之。何不亂且亡也。

劉琨祖逖

琨與逖雖同有恢復之志。然琨浮而逖實。琨躁而逖靜。琨疎而逖細。獨其收攬豪傑。撫循人眾。有相似者。琨禮士而不能擇。撫眾而不能馭。則皆不能為我用。而皆足為累。方其困於劉喬。父母為虜。借力王浚。粗

不能用便
反為累

足生活而輒自縱逸。有一令狐盛不能容。而以徐潤

之讒殺之。驅其子泥為劉聰鄉導。害及父母。琨之心

碎。而意阻矣。表猗盧為代郡王。猗盧歿。其眾歸於琨。

新附之眾未得其情。而輕用之。試於方張之石勒。一

敗不可復振。勢窮力屈。結異類之段匹磾。同盟討勒。

僥倖萬一。即無段末波之納賄讒構。其成敗已可逆

睹矣。若祖逖則進未規其成功。退而圖所以自處。琨

無是也。觀逖所位置經營。事事有本末。步步有節奏。

強敵劇賊。首尾分應。免於衝決。雖不能遠討勒。而恒

以石勒之
氣虜而舉
動若此越
石其疎於
剝敵哉

為勒所畏
狀士雅如
生

為勒所畏。黃河以南。盡為晉土。不若琨之見輕於劉

聰也。總之。逖所苦心。而圖者皆琨所盛氣而出者也。

琨似孔文舉。逖似陳元龍。然二子皆不利於王敦。匹

磾之殺琨。敦則使之。逖歿而後。敦得肆其逆權。臣在

內。大將在外。安危之計。可不審哉。

陶侃

侃母截髮饌賓。為其子仕進津逮之地。蓋直以一片

苦心。感勵其子。亦是太狠。人有此母。不患無此子。侃

果以范逵薦為廬江太守。張夔督郵。夔妻有疾。侃犯

深心用世
人本領律
婦乃勝丈
夫良然

雪迎醫數百里外。以英雄而執臣僕之役。負有用之才。屈身事人。以求必用。即師其母截髮之意也。

蘓峻之難。陶士行以不與顧命怏怏。非溫太真義旗。迴指之言。幾成。傍觀鵲蚌之智矣。近世王弼州以為非純臣。因謂侃有異志。緣天門折翼之夢而止。不知侃救時能臣。原未嘗以純臣自處。漢以後代有天下之人。孰非能臣。有功於國者。家國喪破。半屬他人。吾取諸他人之手。不以還其主。而自有之。猶愈於攘諸其主而奪之者。劉裕而後。皆是物也。使侃居裕之時。

此論更刻

快其胸膈之言

越石焚可念

則亦為裕所為耳。豈以異志自諱哉。然觀侃始終局量。邊幅終是人臣。非裕比也。劉琨輩忠過於侃。而才不如居亂世。無才亦何貴於忠哉。近日陳仲醇謂項做個霸王與此邊幅終是人臣皆論古特識

溫嶠

溫太真瞞過王敦。全在以譎取錢鳳。始而結歡於鳳。譽其精神滿腹。已得為丹陽尹。猶懼鳳為姦謀。因敦餞別嶠。故醉而辱鳳。鳳譖嶠。敦果不聽。嶠得還都。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袁絲所謂君與鬪。廷辱之。使其

毀不行者是也。顛倒之法，輕捷圓妙，蓋着着占一先手也。太真以玉鏡臺詭其姑之子，亦可謂無所不用其譎者矣。然不免先爲此女覷破，可謂時無英雄。

郭璞

郭景純生亂世，知王敦作逆，力不能救，而又度不能免，至自晦於文章，不可自晦於仙術，不可無已而託之嗜酒好色。于寶常識之，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此信陵君飲醇酒，近婦女及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全是一片窮

促悲憤所出。頴川陳迹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甚哀，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則璞之嗜酒好色，其真情畢見於此矣。士生太平，安得知之。景純之術妙矣，而無救於緋衣之難，豈所謂定業者乎？世以爲景純尸解與稽叔夜相似，不可得而知也。

王湛

晉人崇尚虛名士，一有名於時，便公然以名士自處。孟浪輕物，其中實無所見，往往自取慙悔。此王武子所以見屈於其叔王湛也。只是一浮耳，若溪心人自

湛以馬見舒以射見，溪心人固無所不可。武子以叔癡爲笑樂。

大非盛德
事

然不敢輕物。鍾毓初亦不識魏舒。見其射。乃曰。我之
不足盡卿。如此射矣。此語却甚深。救得一半。若湛之
擬舒之遲鈍。乃其名士。深衷妙用。居亂世。尤為善物。
簡文帝謂王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敵人。觀其遷散
騎常侍。其子坦之。以為故事。應讓述曰。堪何復讓。試
宛陵令。頗受贈遺。王導以為言。述答曰。足當自止。皆
可破千古偽人。堪何復讓。足當自止。二語尤為名通。
彼原不欲讓。而自以為堪。終不知止。而自以為未足
者。又當別論也。

世謂王豫
擬皮皆真
正與偽人
對治

王舒王彬

王舍老悖
耳應雖後
敦然實舍
于敦死不
能勸舍束
身朝廷從
敦遺策而
竟駢首而
葬江魚腹
中何嗟及
哉

王舒與王彬皆王敦羣從兄弟。彬以哭周伯仁犯敦
逆鋒。幾不免。敦敗。其兄舍欲投舒。王應勸舍投彬。曰
江州當人強盛。能抗異同。既觀衰危。當與憫惻。荆州
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舍不從。舒果沈舍父子於江
彬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為恨。舒素為敦所重。當急難
之際。報敦父子如此。不如彬遠矣。嘗考舒子允之寢
敦帳中。聞敦與錢鳳逆謀。奔告其父舒。舒即與導俱
啓明帝。舒為荊州。則舒討賊之志已定。於敦未敗之

先非賣敦於敗後以自爲功也身任討賊之寄自無
縱賊之理不若彬從容事外操放自繇也向使具舟
在舒而沉江在彬則亦恩怨之常耳何以爲二子乎
君臣朋友之間視其重者而已

殷浩

士生亂世偶負重名而無其實其心雖自知無實然
惴惴焉欲守其名而惟恐失之世姑聽之自守其名
而不復責之以實則雖無益於世而可不至於有害
何者虛名不能有益且害於世卒使世受其害者則

名入意中
事

無其志三
字妙淵那
心折矣

以名用人之過也殷淵源名理清言而非用世才非
惟無其才也亦無其志縱使不出爲世用自不失爲
江左名士其墓居十年屢徵不出豈不欲出哉恐一
出不效而喪其名也其自知也審而自處也當矣當
時王濛謝尚及簡文強以管葛坐之因其不出而擬
其爲管葛者益堅所以致其不得不出之道益急陳
讓自三月至七月始出出非浩意也然則浩何以終
出也浩不出世始疑浩之無實而其名遂失猶之乎
失名也無寧僥倖一出而猶庶幾萬一思所以苟全

史懷 卷二 五

其名然浩豈知晉之所以必欲浩出者以桓溫滅蜀是。何。等。担。子。威名轉振而思以浩之名抗之哉朝廷法紀不能行於強臣而又思用一人焉以抗之嗟乎溫豈可以虛名抗而浩又豈溫對哉浩一受其抗溫之任乃始強尋一題苟且塞責以終其抗溫之局而其計不得不出於北伐許洛王羲之孔嚴勸與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此有識者謀國之言而不知浩之不得不出於此也師出狼狽溫公然上疏罪浩所為抗溫者安在浩廢而浩之名始失然浩之不得有其名也不待今

是何等題
目

浩失不在
抗溫失在

北伐而不
能用一姚
襄耳浩不
能容襄又
安能抗溫
哉

日而知之矣浩之名不足計也而國被其害豈非以名用浩者之罪哉善哉乎桓溫之言曰淵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嗚呼當時之善於處浩而使之得以虛名終者未有如溫者也浩固不欲出即浩欲出其志亦不過為令僕而已然使浩果終令僕天下又必有以為朝廷用違其才者大抵世於虛名之士必待其用之無效國被其害而後知其不可用古今持論往往如此可勝歎哉

無。人。看。到。此。

宣武此言亦甚公恕

謝安

晉室多故。所謂管葛之名。惟謝安石足以當之。內有桓溫。外有符秦。新亭之會。談笑而奪奸兇之氣。淮淝之役。從容以挫強虜之鋒。安於此晦。以用熙。巽以濟蹇。非有意從容談笑。時地機權。雖欲不出於從容談笑。而不可得也。其苦心妙用。深識定力。全在喜慍不形之中。議者謂其矯情鎮物。彼倒執手板賭墅失措者。何人何不一效安之矯乎。
不可少

八字寫出
又靖大机
六用

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諷其虛談。

一本字甚
深

廢務。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不知當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安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蓋不惟廢務。此安所以能為清言之本也。桓溫有言。我不為此。卿輩那得坐談。安蓋以一身兼之矣。又焉知安經濟實用。不善藏於清言之中耶。

秦師百萬壓境。毫釐千里。便有被髮左衽之禍。安以一身係晉室存亡安危。敵至之日。欲其不憂。克敵之後。責以勿喜。此非人臣之情也。特觀其所以用憂喜。

說得透頂
透底禪家
所謂究竟
打劫手也

者何如耳。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固知玄之才能辦敵。而用此以養其氣。鍊其膽。卽以碁喻之。玄平日之能勝安者。是其才之有餘。而今之不能勝者。乃其氣與膽之不足也。使玄能全持其平日之能勝者。以禦敵而破秦。有餘地矣。捷書至。置書了。無喜色。既罷。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自是至情觀安之不能不喜。則知其始之不能不憂。故安之過人。不在不憂不喜。妙於用其憂喜耳。

王羲之

數語雷得
一個王右
軍精神十
古

王逸少經世之才。憂國之心。鎮物之量。不減謝安石。而愛身養名。不肯犯手做事。常處局外。冷眼熱腸。時以議論發之。大要皆中微。而見其大者。其所匡救。調護亦復不少。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與書誡之。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以江左所營綜如此。加之喪敗。此可熟念。又云。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又與會稽王賤陳。浩不宜北伐。云今雖

說盡當時
孟浪

倦倦忠愛情見于詞

漢于用世
學問有本
之言

真是通識

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又云。夫廟筭決勝。必空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東土饑荒。義之開倉賑貸。然朝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謝安書言。漕運事云。為法不一。牽制者眾。遺豫州都督謝萬言。教以通識。隨處行藏。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大要借處友之忠告。寓救時之良箴。用旁觀之衡鑑。為當局之針砭。不尸其功。不露其迹。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處于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為文。

雅風流所掩。不知義之正欲。以此自掩也。千古之眠論人於千古之

謝安王羲之。有龍德焉。安其躍而潛者乎。義之其潛而躍者乎。殷溪源其亢而悔者乎

朱序

朱序以晉守臣。力盡而陷於符堅。淝水之戰。堅遣序說降。謝石序以情輸。晉卒破堅。因歎漢李陵降虜。謂得當遂終無以報矣。後人當以李陵為鑒。不當以欲得當以報漢。此一語遂為千古叛人護身欺世之套。至序始一雪之。淝水之勝。天之所以存晉也。向使堅不麾兵。融不墮馬。朱序一呼安

事機之會
天時人事
皆有之

能折百萬斷
江之鞭乎

殷仲堪

桓玄見仲堪鄙其精神不儁。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心目超然。妙于相人。不必言。名理警捷。如此。殷侯忠孝人也。仁而少斷。卒為玄所圖。世安可。以成敗論耶。靈寶逆豎。往往以齒牙得利。其妻尤能相人。然能識劉下。孫龍行虎步。而不能識其夫。草齊烏啄。蓋亦猩猩能言。卒以酒敗者耶。

晉書史懷卷之二終

史懷目錄

卷三

晉書三

張軌

孝友 庾袞

忠義 稽紹 劉敏元

良史 胡威 鄧攸

儒林 范弘之

文苑 趙至 顧愷之

隱逸 范粲 郭文 孟陋

王敦恒温

劉元海

石勒

慕容魔

符堅

姚弋仲 姚萇

姚興

慕容垂

慕容盛

史懷目錄卷三終

史懷目錄 卷三

史懷卷之三

閩中玉史許 豸評 道廣江之漢

景陵伯敬鍾 惺述 益卿陳弘濟仝較

虎林夢文陞鳴燧閱 碧生江 柎

晉書三

張軌

自尉佗竇融生亂世之末上不能為帝中不肯為臣
下不屑為賊審機擇便於高光韓彭勝廣之外自成
一局張軌輩師其智利王室削弱力不能較而偏安

善學南越
王全在於
此

一隅內自雄據而外修臣節視陰偷息而王室亦時
有利焉無事受其尊上之文有事或收其勤王之實
彼豈真有見於君臣之分而俛首心服哉託於恭順
之名與義以為安全自善之計耳軌傳代數四不敢
稱王效職貢奉正朔如一日李玄盛才不減張軌而
器量不如勢強氣盛改元稱號置官備儀奉表中朝
虛名而已軌傳數世歷年七十玄盛及其子而失之
順逆存亾固天道之常亦由其違其順俱不轉於朝
廷之紀綱而聽其託名與義以自為計也然其效勝

便是不能
師其智之
本

斷盡

於唐之藩鎮遠矣謀國者當此時不得已而因其便
以用之不能輕與之較也十六國史稱西涼自張氏
來號為多士能於兵戈擾
攘中留得詩書
一綫亦未易事

孝友 庾袞

袞明穆皇后伯父也諸父並貴盛惟袞父獨守貧約
則其父自高隱士也袞射稼給養以全父之高所謂
養志之孝惟袞足以當之父亾作菘養母母見其勤
日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袞負至性而所值父母皆賢此則古聖賢之所不可

賢母
是何等隆遇

安之更妙

安貧難矣
况改錡乎

而得妙

二人亦自
佳感歎數
語似非人
情

真難得

必得者。天之所以厚衰者。至矣。兩娶皆富室。感衰之
義。皆改飾安貧。可謂刑于寡妻者也。真是孝友人之
福。從來孝友人多。遇人倫之不幸。安得俯仰皆
賢。一身無累乎。固知元規塵不足相及矣。
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衰
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衰曰。未知所以。顧
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衰
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
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
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登堂拜母。古人交道中非

語云忠臣
孝子總是
千古鍾情
之至孝友

常特起之禮也。泛用之而習行之。則其勢必不能久。
即久而愈覺其輕。不能久與久而輕。交之所以偽。而
不終也。衰不拜陳準之母。正是善交。久敬之道。與漢
王丹子欲奔友人之喪。丹撻而止之。令寄縑以祠。同
一慎始之意。而準兄弟以此一事。卜其亮直。以社稷
臣臨大節。而不奪許之。亦是特識。衰雖終身不仕。厥
後賊掠陽翟。衰率眾係於禹山。修戰守之備。賊挑戰。
晏然不動。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就中經營
部署。才似管子。而幾以德掩。然亦何可掩也。看孝友

人作事當
非率爾

鄉人亦為
知人

離羣野雀
何必滅龍
文鳳姿即

人於此作用實際何如所謂社稷臣臨大節而不奪
亦可窺其一班矣添一案昔袁閎居漢末土室自蔽黃巾賊
起鄉人就閎避難賴以獲免一隱士身作于城儼若
一敵國焉賢者不可測如此

忠義 稽紹 劉敏元

稽紹父歿於晉卒為晉忠臣其於王裒真異迹同操
觀其立朝持論駁陳準之諛議與張華之復爵惠帝
反正上疏無忘金鏞齊王罔輔政諫止驕奢蕩陰之
役竟以死狗所謂平居無忠直敢言之氣臨難必無

仗節死義之誠若紹者可以反觀矣

人謂侍中忠臣
子謂中散孝子

永嘉之亂同縣管平年七十隨敏元西奔為賊所劫

敏元已免愍平年老還請于賊以身代賊意哀之有

一賊嗔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

奮劔曰吾豈畏死乎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吾親

非骨肉義非師友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

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諸盜長曰當為諸

君先除此人以成霸王之業將前斬之盜長遽止之

高在已免
而還請于
賊

英雄人亦
佞賊妙用
全在乎此

以氣奪之

而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敏元於此。仁心義膽。不從來無莽莽必言乘機審時。不先不後。蓋亦有妙用焉。非莽莽而

前者何也。此時諸盜長之意已消。而心已動。故我之

氣彊。而此一盜之勢孤。我之詞直。而此盜之理屈。挾

衆情以制其一。而借一人以動夫衆。此所以卒俱免

也。其收功全在後一段。可為應變之法。應變者貴于

濟。不貴於死也。可見有勇人不可無智妙在先得衆賊之意而顛倒用之使人不知端倪

所謂以賊攻賊。先聲後實者爾

良吏

胡威

鄧攸

清者上士所安之。以為常。而中人所勉之。以為異者

也。以為常。則出之為無心。為無迹。為近情。行之為恕。

為自下。為可久。威所謂臣父清。畏人知者是也。以為

異。則出之為有心。為有迹。為矯情。行之為刻。為驕。為

久而變。威所謂臣清。畏人不知者也。威自知不如父。

而論清之情理甚妙。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往省。驅

驢單行。每至客舍。取樵自爨。既至。見父告歸。父賜絹

一匹。為裝。威問大人清高。何由得此。質曰。是吾俸祿

之餘。以為汝糧耳。辭歸。質帳中吏先威未發。請假還

好清人自不肯放過其父然未可謂知其

端一人以動衆人愈卒冷眼

父者也

晉人嗜石
散多以散
發致疾不
謂婦人亦
服散乃可
以誑賊獲

家伴與為伴陰助其裝威疑而誘之既得其情却之

遣信白質杖之百除名而後已凡此數事皆威之清

畏人不知不如其父者也然威亦可謂自知者矣此

可畏安知非餌我而為所欲為乎一為所
可啗卒難自拔清人耳目恁地聰明也

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

鄰較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

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温酒為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

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

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

效也

攸之獲免

蓋謂胡必

有以左右

之者夷狄

患難厚德

人往往得

報

逃處橫逆別無苟免之道非才則誠攸於此一事可

謂才誠互用然亦苦矣若恃其才誠以求頻免則又

極愚之人攸甫免而乘間急逃如魚鳥脫於弋釣鳴

躍遠逝非惟愛身亦真能自愛其才與誠者也才以
運誠

朴誠亦不足濟變自愛其才誠一
語深識老到之言使人陡然自省

儒林 范弘之

識

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諡不得因桓温之黜以為國

典仍多敘温移鼎之迹此即杜甫之理房琯超然於

成敗炎冷之外不合時宜者也宇宙間絕不可無此

桓宣武至

死猶煩人

史懷

短主簿欲令公喜耶

六

當時溫真
是功首罪
魁

種識議卒為溫故吏王珣所阨出為餘杭令弘之遺
書會稽王道子發明其義又以書責珣數其不忠不
孝弘之竟以餘杭令終沒齒無怨可謂不負所學矣
或謂弘之宜伸浩而不必貶溫以重桓黨之怒使其
事卒不行不知浩功無可稱而其志與溫忠逆相去
遠矣理浩之冤正欲以討溫之罪耳又豈獨為浩而
已乎理浩之書與枋頭之史正相發明○浩之成敗
不必言正當論其乃心王室耳弘之理浩而敘
溫事正深識兩入之心不以功過掩耳宋張
德遠三用為將而三敗何嘗以此貶魏公耶

文苑

趙至 顧愷之

會悟之士

寫至人心
行可

退菴先生
有云長庚
豈易戲弄
恐誠是諸
少年心粗
誠然

趙景真年十四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
之而請問姓名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
得而還觀其人蓋所謂識密鑒洞精神落落然在流
俗之外者文苑傳首載其事見文章之道非一往至
性人不能深詰而微入也始知文章非
淺人所能至
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詠
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
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
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

史懷

卷三 晉書三

七

輕薄輕薄

玄之自蔽
乃甚于葉

其癡不可
及

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
 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
 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
 不見已也甚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
 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
 畫絕文絕癡絕善調弄人者嘗委其身以供人之玩
 而已因以為玩焉自非靜觀之士洞達其微羣然隨
 俗而狎之未有不反為其所調弄者也顧長康一代
 名士稍有知者自識其非可供戲笑之人而自處呆

自處呆聾
癡處即其
點處真如
長康寫照
正在阿堵
中也

聾以求世之我玩彼少年中無所據而隨聲逐隊以
 相輕侮者固不足論謝瞻月下遙贊令搥脚人代已
 長康自力忘倦至於申旦瞻蓋為長康所調弄而不
 自知也至於蟬葉自蔽以悞桓玄自全於猜恐多忌
 之際其癡處即其點處且癡點相半正學道人生凶
 亂居身入世之善物或為嗣宗之狂或為長康之癡
 狂者露而癡者忘癡尤深於狂焉浮心盛氣之人烏
 得而知之彼謝瞻桓玄豈非世之所謂聰察人而皆
 為其所瞞則長康以癡之一字納二子於蟬葉之中

而為其所蔽者也。以顧虎頭為曼。玩世普。化掣顛正是學道人慧眼。

隱逸

范粲

郭文

孟陋

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
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遂稱疾。闔門不出。
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年八十四。不言三十
六載。終於所寢之車。此魏之忠臣。與王裒終身不仕。
志趣略同一篤於君。一篤於親。似不宜入晉。隱逸傳。
然如此忠孝人。自足為隱逸重也。隱逸何事而必得忠孝人以重之此

語甚微

忠義入固
有定力可
富一度維
摩詰觀也

至人行徑
乃爾

妙達禪理

不露些子
伎倆方是
作家禪客
子再請下
一轉語坐
不無戒定
慧恐未發
是在
高士口齒
清遠不止

郭文不妻不肉與猛獸狎暫處王導西園後歸臨安
遂不復語臨終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舉手指
揮豫刻死期觀其始終行徑此修禪人戒定慧所得
已深涅槃中絕妙光景也似不宜以隱逸盡之文亦
始終不露一禪家伎倆作史者亦未能妙達此理
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
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
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
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

為長厚語也

習氣二字說得高人

敗與然不知世間高

隱學道人偏自有習

氣未除也

處仲此疏

正所謂英雄欺人

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士以隱藏拙。而反盜虛聲。貧賤驕人。此東漢以來習氣也。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數語為隱者考實。說得無躲閃處。且少孤隱士。而自為此語。故為妙耳。

王敦桓溫

敦加荊州牧。上疏請裁爵賞之濫。杜漸防萌。慎之於始。曰。自臣以下。宜皆除之。又曰。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又曰。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似亦有大臣之識。及劉隗用事。頗疎聞王氏導等甚。

不平之敦為導上疏。不勝怨憤。請令導錄尚書杖節。及都督。所謂裁抑自王氏始者。安在乎。敦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尤是老奸作用。未幾舉兵內向。以誅劉隗為名。就中關通。或謂導不能不與焉。然觀敦姑孰舉事。病甚。曰。我死之後。解眾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導予王含書。止勸其當還武昌。盡力藩任。而卒不出於敦所處之上。計導於此。非不忠。則不智。二者必居一焉。又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

是台傳手
當後遺策
可兒作
人警氣相
取如此

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
思外濟佞臣蓋指隗也此豈非導合謀誅隗之定案
乎桓溫逆節與敦始終心迹不異而溫之才與功勝
之滅李勢擊姚襄敦槩乎其未之有也溫未及作逆
而死溫固有幸使溫為敦所為其狼狽決裂取笑遺
醜當不至如敦之甚也敦與溫皆連姻帝室一作逆
于身一作逆于子晉人尚門
第而得塔如此不幾
為骨立之石即乎

劉元海

漢高祖以公主妻匈奴結和親其後遂冒姓劉氏稱

帝國號漢不復以夷自處矣劉之一字遂為禍始亦
胡亂華之兆也謀國者慎其微哉

夷狄得雜居中國于古烟戒未有不自有功始者漢永平中單

于羗渠遣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遂以其眾

留漢即劉淵祖也烏頭附子病急暫獲其效其毒處

腸中不肯去待時而發醫見而反走矣可畏哉以夷

攻夷之說用之不精其禍立至况以夷攻盜乎武帝

欲使劉淵平吳孔恂楊珧進諫以為假之威權平吳

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後秦涼覆沒李熹請假之一

將軍號鼓行而西，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深識遠慮，皆不欲使之有功於中國也。說夷狄始終利害得失，了然落落數語，可當一篇制策文字。奴酋犯順，亦以微功得假都督之號，遂蔓不可制。謀國者固在慎始哉。

胡人中國稱帝王，智勇絕人，固不足怪。至於喜經術，工文章，則異矣。清言名理，與中國名士雅人襟期契合，師友相命，則又異矣。雖其所以成帝王之業者，終藉智勇而能文好士，或反坐漸失其故習而趨於弱。然其所以一時使人親愛而能自容於中國者，未嘗

不由此。此孔恂楊珧識微之言，所以終不能勝王昶

王渾李熹之譽也。若其猙獰腥臊之氣，尚未去體人

豈不望而遠之乎？

鷹化為鳩，識者猶憎其眼。劉淵倡亂，典午驟衰，王昶諸人不得不任

其責不可專罪。夷甫清言也。

成都王穎敗後，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

才也。然吾與有言矣，不可不救。劉宣等固諫，以為右

賢塗地，單于之耻。今司馬氏父子兄弟相殘，此天厭

晉也。元海遂為之轉念，宣固高識。然元海此段意氣

亦自不可少。其能成大事，蓋亦藉此。聽不肆虐作逆，安得亾也。忽焉。

邵堯夫詩曰：無木可巢，元海頭。惡其始禍，晉也。觀此則劉宣又窘未減耶。

史懷 卷三
聽罪浮于淵蓋
不可摧髮數也

石勒

勒年十四。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此其識鑒遠出王昶、王渾、樂廣、張華之上。兵敗為勒所獲。獻諛乞活。卒不免排墻之厄。一代名流。聰明絕世。當此時。正少不得一匹夫匹婦之諒。且王範已死。衍將錢端亦死。衍又何以能生也。
衍即收勒亦無解于晉亂神州陸沉在諸人不
在五胡也
況一勒哉

衍死不足惜。然此一處極當勸。勒稱尊何如。罵勒速死耶。

慕容廆

晉之羣胡皆以寇虐中原。犯順僭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為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始於其子幹。勤王一語成於魯昌說之。勸進敷宣帝命。以伐有罪。忠勇恭讓。內治其國。而外能阨石勒。破宇文悉獨官。以助顯朝廷之威。法令文章。雍容可觀。寓書陶侃。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仇雪耻之義。生氣勃勃。始終得為晉完人。此何遜於張軌。史宜表出之。入晉臣輔中。為忠順者之勸。不宜槩入載記也。
特識

士行諸臣不能不愧斯舉

符堅

踏晉覆敵

符堅之敗不專在伐晉而在卯翼慕容垂使得長其
 羽毛剽亦堅之腹中而不知卒之乘瑕蹈釁亾秦者
 在慕容而不在晉蓋亦有天道焉王猛死謂堅曰臣
 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羣卑羗虜臣之仇也終為人
 患宜漸除之堅之謀伐晉也言不便者十九平陽公
 融曰陛下寵育鮮卑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
 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
 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羗羯皆國之賊也臣恐非但徒

堅此時草
 木皆兵神
 氣沮喪非
 能深謀雄
 斷如此

返而已由此觀之伐晉雖不敗鮮卑居中必有意外
 舉動特不如是之易且速耳而慕容垂獨勸堅伐晉
 可見伐晉者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機而垂之
 所瞋目屈指翹首企足惟恐其行之不決者也猛與
 融之所深憂正在於此以猛融之言合之垂言利害
 相形何其明白而堅卒不信衰至便驕禍來神昧蓋
 亦有天道焉六軍俱沒垂一軍獨全召責以坐視不
 援之罪出其不意而斬之事固未晚雍容猶豫縱之
 歸巢反戈而攻鄴城矣慕容暉弟泓亡命奔關東收

堅於冲厚
兵一雌一
雄雙飛茶
當道其園
城贈遺猶
然涕袍懸

合徒衆與之同仇。曄潛使諸弟及宗族起兵於外。堅猶在醉夢之中。至面責曄。受其涕泣。陳謝而不能殺。曄已密遣使者告泓曰。今秦數已終。必不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其於春秋復仇及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何其了然也。堅為慕容冲所逼。曄入見東堂。陳謝如故。一亡國之王。弄雄主於掌股之上。如傀儡然。及謀伏兵誅堅。事敗身歿。克復舊物。曄陰有力焉。死而不愧。當與歿社稷者同論。

總冲何其
無故人情
耶

過劉禪。孫皓懷愍。徽欽輩遠矣。噫。孰謂籠繫中。乃有一飛冲天。一鳴驚人。如此者。然使堅雖敗於晉。而內無鮮卑之患。則亦與魏武赤壁之敗等耳。何遂至不振。以至於亾哉。盛則必衰。古今通理。堅乘亂得國。奄有中。豈復有晉哉。亾命五將。舊臣作逆。死薦棘薪。符登卒敗。哀哉。

姚弋仲 姚萇

祖約奔石勒。勒禮待之。弋仲疏諫。以為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奸亂之萌。從此始矣。後竟誅約。石季龍廢石弘而自立。弋仲稱疾。

湛虛慕秦
鬼同傳

不賀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弋仲雖發
迹石氏而終歸晉室。有子四十二人。嘗戒其子曰。吾
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
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夷狄作天
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
遣使請降。歸晉。八年卒。時年七十三。若弋仲與慕容
廆者。可謂始終義虜矣。生固不虛死。亦恰妙。
禍飛燕地。衆至數萬。長以二千人擊之。氏胡赴之者
首尾不絕。長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

可見兵不
貴多

長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
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善用兵者。不敢敵之。衆寡
費力處。即是省力處。曹孟德擊馬超。聞超益兵。輒喜。
亦是此意。然須知。已知彼能制敵之死命。乃可為此
言。兵以氣勝。長之與操。氣已雄入九軍矣。

姚興

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讌飲酒
酣。升靈牀。而歌。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唐司空表
聖亦作壽冢。引賓客讌嘯。其中人稱其達生。誰知已

老羗乃能
作達

後秦王與得三僧羅什編譯諸經至于躬披梵筴與四僧左右如筆論所標斯已希不謂更能料事如此以勝梁普通一籌矣

彼此老羗占一先着矣

楊佛嵩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嘗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其下咸不以為然佛嵩果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由此觀之為將者用衆之難難於用寡百倍吾嘗謂王翦請師六十萬伐楚乃老將自賣弄本領當以此反證之彼專恃衆以求勝廣召募盛徵調者失之愈遠矣興之料嵩可謂工矣將將制命實在於興何不詔嵩于平日而視其債事以自多其智哉

慕容垂

垂乘符堅之敗聽其子寶及弟德之言殺堅反國原屬克復舊物不為不義但殺堅于敗而歸國之時亦是亂賊舉動不惟負心亦難服人蓋殺堅之事在暉則可在垂則不可暉國亾於堅親受俘虜之耻垂以家難奔堅在燕亾之前受其恩遇自無手刃之理護堅歸國別作後圖取鄴於符登之手而若不親索之於堅卒之亾秦者垂而堅之殺假手姚萇君臣故舊大義私恩之間心安言順覺有回顧體面節次可觀

此老囊底多習作事自然不苟

慕容盛

急者

於此中必
行其志真
是難事

遺奇起兵
於外所以
使汗為備

寶既如龍城盛雷在後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
將軍張真固諫以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
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
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
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
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
相與謀盛遣奇起兵於外眾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
提驕狠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

而離其心

於內也兵

法日無所

不備無所

不分彼分

於外我從

中而潰之

汗卒為盛

所仆則外

應之力也

事敗于需

將誅而引

見之那得

不反為所

圖

謀人者工

為人謀者

未能孰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眾汗

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眾討奇汗兄

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

懼遣其子穆率眾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

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

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偽稱疾篤

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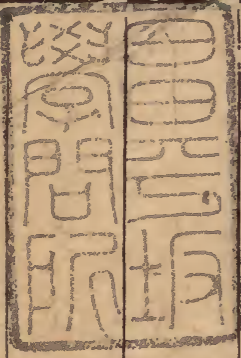
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

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

疎以盛舊
昵一旦引
為腹心而
復使之屢
入見盛以
成其謀穆
勸父誅盛
可為智矣
而處事何
其多疎耶

廁。但。而。踰。墻。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眾。皆。踴。呼。進。
攻。汗。斬。之。盛。於。蘭。汗。父。仇。也。銜。膽。栖。冰。手。刃。何。辭。而。
盛。以。一。片。苦。心。宛。轉。深。謀。投。身。於。汗。之。腹。中。而。為。所。
欲。為。提。與。難。汗。之。兄。弟。而。慕。容。奇。李。旱。衛。雙。劉。志。張。
豪。張。真。盛。之。親。昵。也。乘。機。用。間。使。汗。殺。提。與。難。斷。其。
手。足。而。以。旱。等。代。之。汗。子。穆。勸。汗。殺。盛。不。宜。養。腹。心。
之。疾。不。為。無。識。而。自。引。李。旱。等。為。腹。心。奇。起。兵。於。外。
旱。等。居。中。呼。應。轉。接。如。輓。轡。然。談。笑。而。取。汗。父。子。於。
囊。中。真。古。今。復。仇。妙。手。盛之智勇不在誅汗父子之時正妙在知汗愚近馳進赴

哀。必。展。吾。志。一。種。堅。忍。沉。鷲。之。力。真。能。於。虎。穴。中。作。
生。活。者。迨。其。遣。奇。外。應。構。殺。蘭。提。兄。弟。沮。兵。汗。誠。獨。
夫。耳。何。必。踰。墻。一。呼。汗。乃。授。首。哉。○。三。國。孫。翊。妻。徐。
氏。計。誅。孀。覽。其。事。略。同。皆。以。堅。忍。濟。事。彼。以。一。婦。人。
足。辨。復。仇。事。
尤。為。奇。智。



晉書史懷卷之三 終

史懷 卷之三 晉書三

八
 月
 上
 旬
 日
 一
 日
 二
 日
 三
 日
 四
 日
 五
 日
 六
 日
 七
 日
 八
 日
 九
 日
 十
 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年
 三十日

